

# 江苏如东：洋口港通用码头完成首次外籍货轮靠泊装卸作业

3月1日,承载金红叶纸业(南通)有限公司生产原料的首艘外贸货船“SPM BANGKOK”(中文名:曼谷),顺利靠泊江苏如东洋口港通用码头。这是该码头今年1月25日获批对外开放资质后迎来的首条外贸大宗散货船舶,货轮载货量1.1万吨。以此为标志,金红叶项目实现了进口原料输出地到产成品加工基地的“点对点”输送。预示着洋口港“产业港”功能定位进一步夯实,港口服务产业能力全面提升。

金红叶如东基地项目由印尼金光集团投资,于2017年落户洋口港,2019年正式开工建设。该项目计划总投资450亿元,规划用地8500亩,目标打造成全球最大、年产396万吨的生活用纸生产基地,主要生产“清风”“怡丽”“唯洁雅”“真真”等生活用纸和纸巾。项目分三期建设,目前一期24台纸机已全部开机,年产能规模为78万吨。



为服务配套金红叶项目生产原料及产成品水运需求,通用码头改扩建工程2019年与金红叶项目同步启动,将原有的万吨级泊位改造升级为5万吨级通用泊位,并新建一座5000吨级通用泊位,年通过能力由8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以上,基本匹配项目建设产能规模。

坚持港口为产业服务,突出错位发展,这是洋口港在周边港口激

烈的同质化竞争中探索出的一条“如东路径”。自2011年正式通航以来,洋口港始终围绕“产业港”定位推动港口开发建设,坚持一切港口资源向产业项目倾斜,一切港口基础设施服务配套产业发展,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,目前已拥有通用码头、液体散货码头、LNG码头等3座功能性码头。

在通用码头西侧,液体散货码头5个泊位均已建成投用,“液化工品码头G1泊位主营丙烯酸酯,主要服务配套台化、法国爱森等企业;G2、G3、G4、G5泊位则主要为桐昆项目做配套,满足其原料运

输需要。”江苏洋口港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辉介绍,2023年,码头全年进港散液体化学品船舶418艘次、吞吐量达342.89万吨,创造了投产以来年度吞吐量新纪录。今年前两个月,码头已接卸船舶91艘次、78.46万吨。随着桐昆项目产能全面释放,2024年码头年接卸船舶量有望再创新高。

“港口的规划建设积极向腹地产业布局靠拢,借助港口物流枢纽作用,打通物流供应链,协助县委县政府筑巢引凤,完成类似金光、桐昆等重大项目的招引和落地,打开港产融合发展新局面。”如东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、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邵锋表示,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将继续紧紧围绕新能源、新材料和装备制造“一主一优一新”三大产业发展方向,加快延链补链强链,确保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。

(徐书影)

## 八面来风

策划:刘征

邮箱:

13501686030@126.com

热线电话:13501686030

## 一段视频,漂洋过海为致谢

“谢谢你们救了我!”2月23日,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常熟边检站民警杜峥与同事在口岸巡查时,收到一段来自海外的感谢视频。视频中,韩国籍船长金贤俊不太流利的中文,让在场众人忍俊不禁,也把杜峥的思绪拉到了两个多月前——

去年12月21日下午3时许,江苏常熟港码头,常熟边检站民警杜峥和樊嘉峰正在港区巡逻,突然听到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循声望去,只见几百米外的江面上,一艘船舶正冒着滚滚浓烟,火势迅猛,情况危急。“呼叫救援!”两位民警立即分工,分别联系水上救援中心和医院急救中心,并向上级汇报。刚联系完毕,两人感到爆燃产生的热浪伴随着刺鼻的气味迎面袭来,“不好,是化学品燃烧的气味!”凭着多年一线工作经验,杜峥察觉到事态严重,与樊嘉峰一起立即指挥疏散港区车辆和人群,畅通出一条最快的救援通道。几分钟,水上救援中心救援队携专业装备到达现场,乘快艇奔赴江上事故发生位置。

随着救援的深入,民警们从船方了解到,这艘船舶是韩国籍“新光明”轮,在韩国装载纯苯至江苏常州港卸货,卸完后空船驶向大海,途经长江常熟段水域时,可能因为船上易燃气体遇到静电而发生燃爆。救护车陆续开进港区停稳江边,转运工作有序进行。江岸潮湿,码头和江面落差较大,把伤员从江上转运到岸上的每一步都很难,杜峥、樊嘉峰和增援民警协助救援队多次往返,把伤势较重的3名船员送上救护车。

“先生,你能听见我说话吗?”“别担心,我们正在赶往医院。”送医途中,杜峥在救护车里用英语不断安抚受伤船员。警笛声响彻街道,承载着生命希望的救护车争分夺秒,不到半小时,就将伤员送达医院急救。

当晚,常熟边检站民警又加急为船员办理临时入境边防检查许可,并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解决遇险船员后续回国事宜,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。经过数日治疗和休养,春节前后,遇险的19名船员先后分三批回国。

“Very thanks to Changshu immigration for good cooperation (非常感谢常熟移民管理警察的帮助!)”视频里,船员一遍又一遍的致谢在杜峥耳畔回响,他搓了搓冻僵的手,脸上泛起了自豪的笑容。□ (费伯俊 殷文)

## 从“浦阳月”到当涂李白墓

◆张华

在元宵群星演唱会上,主办方安排播放了《浦江一万年》的文旅宣传片后,我又陆续接到几位朋友要求解答片中由李白吟唱的“涛落浙江秋,沙明浦阳月”这两句诗引发的两个问题。一是诗句本身的意思怎么理解更合适?二是李白真的到过浦江吗?其实是去年3月份我在一次现场直播中引用了这两句诗后,就有不少朋友向我提出过类似问题。首先这两句诗是出自李白的《送杨山人归天台》一诗,全诗为:

客有思天台,东行路超忽。  
涛落浙江秋,沙明浦阳月。  
今游方楚楚,昨梦先归越。  
且尽秉烛欢,无辞凌晨发。  
我家小阮贤,剖竹赤城边。  
诗人多见面,官烛未曾然。  
兴引登山屐,情催泛海船。  
石桥如可度,携手弄云烟。

关于对这两句诗的赏析,我个人觉得有些注释不是非常准确,特别搜百度上有一处:波涛在浙江秋水中绵延,沙明月亮照亮浦阳。这种以读散文的方式来解读这两句诗,有误人子弟之嫌。窃以为诗歌有诗歌的节奏和结构,周振甫先生在《诗词例话》中有云:王安石说诗歌有“诗家语”!诗歌的用语,有时和散文不一样,因为诗有韵律的限制,不能像散文那样表述。要是用读散文的视角读诗,就不能对诗作出正确的理解,体会不到它的好处。那么用“诗家语”来解释这两句诗,我觉得应为:“秋日的钱塘江(古称浙江)潮水奔涌而来,江面上发出了阵阵涛声,浦阳江上的月亮照在沙滩上显得格外明亮”,这样译来,诗的意境、诗的节奏都表现出来了。至于李白有没有到过浦江?这首《送杨山人归天台》中所叙,当时李白是在楚地送杨山人归越,所处之地肯定不是浙江。但是按照李白游历的足迹,“浙江潮”“浦阳月”他是一定亲眼目睹过。据史料记载,李白曾多次到过浙江,

不仅三次到天姥山,还在谢安、谢灵运的故乡上虞留下《谢公宅》一诗,更有对知己贺知章的念念不忘。只可惜诗人到贺知章家乡萧山时,写下《回乡偶书》的老人已经去世。李白只能独自怅然,发出“人亡余故宅,空有荷花生。念此杳如梦,凄然伤我情”的长叹。从李白留下的这些诗歌,再加上唐代的浦阳江是到诸暨后流经萧绍平原,从上虞入海。李白到天姥山问路的路途,是否可以这样来假设:诗人一路由北往南,从上虞溯浦阳江到萧山、诸暨一直到浦江,再经义乌、东阳陆路至嵊州、达到新昌的天姥山。如果当年李白真是这样的行程,那是肯定到过浦江!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。但是距今千年前一位诗人的游历,又有谁能够准确地复原他的行程?

也正因为对“涛落浙江秋,沙明浦阳月”的引用和解释。激发了我对李白更多的膜拜,想更多地了解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,甚至愿意走进他那浪漫、侠义、傲岸的生命中去,让自己成为《大鹏赋》中的那一只有鸟,展开双翅伴随着大鹏一起鼓荡狂风,一起飞越关山,一起翱翔天际,一起庙堂江湖,一起穷困潦倒!

正月初五,我们一家三口和张开同学陈航一起到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文化园,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拜谒李白墓。进入文化园,我看见三三两两的游客非常安静,文化园显得十分空旷。公园正对门的位置上,有一尊高达6米左右的李白塑像,仰首准备痛饮杯中美酒,显示着诗人的放荡不羁,而周边的建筑既分散又低矮,我想也许这就在烘托着诗仙笔下“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”的意境。从园内左侧绕进,会发现一片碑林,展示着李白各个时期创作的诗词,仔细一看碑文的书写者分别有毛泽东、鲁迅、郭沫若、于佑任、林散之、启功等。把这些

伟人、名家作品收集并刻印上碑,将诗歌、书法、石雕等艺术融合在一起,也颇具观赏性。

转入塑像后方,有一家类似于景区销售纪念品的商店,与其它商店不同的是经营主人叫谷常新,一家人居住在文化园内。他自我介绍说守护李白墓的谷家49代传人,这让我既感动又好奇。谷常新说:“李白第一次登上青山,就与青山脚下谷家村的一位叫谷兰馨的年轻人相识相知,成为生死之交。李白晚年穷困,只好投奔族叔——当涂县令李阳冰,从此谷兰馨天天陪伴着李白。李白临终前,谷兰馨愿捐出自家土地作为李白的长眠之地,并许下诺言,让后人世代守护这块墓地。从此,一代又一代谷家人,千年如一日守护着墓地。”张开和陈航两位年轻人听后十分感动,争先竖起大拇指,而我却深感疑惑。因为史料上记载,李白到达当涂后,他的儿子伯禽当时已在身边,而且在李阳冰的帮助下进入盐场做事。古代有儿子的家庭一定是不会同意别人来守墓的,况且李白死后初葬的墓地在龙山东麓,与青山隔河相望。更何况李白究竟死于何年何月?倘难确认,只知道唐代宗广德二年(764)年正月,朝廷下诏,命各地举荐堪任御史、谏官、县令等人才。李白受到推荐,官拜左拾遗,当喜报送到当涂时,李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而李白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,究竟是因病还是溺水?是醉后失足还是自投于江?唐宋以来有10余种碑志传说,除两种说是病死以外,其余都未言明死因。族叔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只说“疾亟”。另一族叔李华在所作墓志中只说“赋《临终歌》而卒”。细思各种说法,似乎都在忌讳什么,到底是忌讳什么呢?不知道自称守墓人的谷家人是否知其详?这些姑且不论,我只是对谷常新的说法提出商榷。李白逝世五十余年后,他的生前好友范作之子,担任宣州、歙州、

池州三地的观察使范传正来到当涂,在县令诸葛纵的协助之下,于荒野地里找到李白的坟墓。公元约799年白居易路过当涂时曾拜祭了老坟,并写下《李白墓》一诗:

采石江边李白坟,绕田无限草连云。  
可怜荒垄穷泉骨,曾有惊天动地文。  
但是诗人多薄命,就中沦落不过君。

范传正又费了一段时间才寻访到伯禽的两个女儿,伯禽曾为父守孝但已离世25年,其子出外谋生生死不明,两位女儿“一为陈云之室,一乃刘劝之妻”。范传正与诸葛纵问她们有何要求?她们请求将祖父李白的坟墓迁葬青山,说这是先人的遗愿。这先人究竟是李白还是伯禽,不得而知,但通过伯禽两位女儿可知,李氏已无子嗣。随后范传正和诸葛纵在当涂县东南十五里的青山下选择了一块墓地,为李白建了一座新墓。范传亲自撰写碑文,题为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”,时年元和十二年(公元817)。从这些记载来看,我觉得对守墓人谷常新所作介绍的存疑是有据可依的,谷家应是迁葬的坟墓的守墓人,而不是初坟的守墓人。鉴于此时李家已无男丁,谷氏也许是受范传正、诸葛纵或李白孙女之托,或者谷氏向他们承诺,愿世代守护李白墓。虽然谷常新的说法有待求证,但谷氏家族一诺千年的情义和精神足以感天地!

青山李白墓,诗仙胜胜地,1200多年历尽沧桑,多少世事尽付笔墨。我行至李白墓前,绕墓一圈,把早已捧在手上的泥土放上坟墓;在据说是杜甫手书的“唐名贤李白之墓”的墓碑前深深地鞠上三躬。那一刻凝神静听,耳边仿佛一首首李白的诗在飘扬、在回响、在激荡!久久不逝的是《上李邕》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;回响不绝的是《临终歌》“大鹏兮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”。

今日未曾携酒,且待后期奉酒再祭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浦江县委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、局长)